

挪威行

qlu, 2022

萧司令的老婆姓魏。有次喝酒，我随口而出，称他们二位为“萧大侠、魏夫人”。萧司令很不高兴，“我的老婆怎么能够叫魏夫人呢？该叫萧夫人。”魏夫人叫着顺口，我有时称魏夫人有时称萧夫人，其实是同一个人。

故事从魏夫人开始。

魏夫人是羊城世家之后，下嫁了官二代萧司令，捧着宠着，自然越来越娇贵。萧司令伉俪情深，每有闲暇，或履步名山胜水，或饮茶古镇新都。数年前，萧司令带魏夫人远足雪峰山(Snowdonia)，遭遇百年不遇之狂风骤雨。风雨无情，一顿劈头盖脸。高山野岭，无处可避。一行人又惧天黑，无奈冒雨步行数小时，形容颇为狼狈。魏夫人没经过这阵势，受苦不说，萧司令心愧自责，更加怜香惜玉。

萧司令家千金 Yuran 与小女 Sophie 上同一所中学，有几年形影不离。身处腐国，魏夫人最担心，他家我家一不小心成了亲家。2022 疫后余生，萧司令家盛邀同游北国挪威。

挪威之行，原计划登陆 Stavanger，自南而北，上 Florli，登 4444 级台阶，一览吕瑟峡湾(Lysefjorden)，先声夺人，风光无限。萧司令经雪峰山一阵，大笔一挥，改为先至 Trondheim，自北而南，轻装走马，心悠看山，情闲弄水，到是哪。

内人聂博士，童心未泯，新近超迷手机摄影。久闻挪威山川秀色，自然激动不已，邀她师傅张小红同往。张小红携其公子亚瑟.卢欣然应邀。

一行八人。

第一天 Trondheim & Orkla (15 July)

Trondheim 是挪威古都，新王登基、主教加冕之地。地处极北，五月六月只有白天没有黑夜。我们七月十五日到，天黑很晚，时间充裕。

无巧不成书。萧司令伺候魏夫人，打点行装，安排车马，忙前忙后，竟然忘了驾照。那车马铺 Hertz 不识萧司令，软磨硬泡，一来二去，误了颇多时间，略去 Trondheim 城里一游。

Orkla 河畔，打尖住店 Solbu 村。

Orkla，绵延八十八公里，入北海。每年六到八月，三文鱼洄游产卵，引来海内外渔夫无数，通宵达旦。天阴小雨，暮色沉沉，才七月，已是凉意嗖嗖。与萧司令隔岸观渔，半晌，只见渔夫不见渔获，兴致索然。

独立寒江垂钓客，
无舟无月对炊烟；
痴心只有鱼与共，
回游千里了因缘。

沿河而行。岸上有渔人小屋，对河而开，烧烤工具齐全，架上有盐有醋。倘若盛夏，怕是江枫渔火，对酒当歌。

我们住的渔舍。小木屋支在石头上。走进去，墙角放着渔竿渔具，墙上挂画三文鱼。室内干燥有暖气。灯光昏黄，温暖舒适。晚餐吃的是挪威烟熏鱼子酱(Mills Kaviar)，挤抹在面包片上，鲜咸无比。第一次尝，非常有好感。因需冷藏，马上研究能否带些回去。

房东很热情地介绍了他的奶牛场。奶牛“自觉的”走到挤奶机前。机械臂伸过去自动挤奶。一头接一头，无人参与。问他这个建多久了，答曰十年，神情自豪。七十几头奶牛，一日复一日，无休止的产奶。诺大的一个农场，夫妇二人，带两个小孩，还有闲暇接待住宿。

第二天 Atlantic Road & Alesund (16 July)

大西洋路(Atlanterhavsveien)是 64 号公路的一段观光路，七、八公里长，链接多座小岛或岛礁，计划景点之一，从 Solbu 过去大约三小时车程。快到景点，我们在小镇 Kristiansund 稍作停留。Kristiansund 有个小山包。停车免费。沿小路而上，不知有何期待。顶上有个观光塔 Varden，旁边插着带鱼旗。登塔看小镇、峡湾全景。今日，画面超冷。

海阔云低昏天地，
山青水白靛民居；
凭栏未见离群雁，
琼楼无处不空虚。

塔很小，没其他游客。这是此行第一个正式景点，也是第一次看到峡湾(fjord)。张小红照拍得兴致勃勃，我们 pose 摆得不亦乐乎。

沿 64 号公路继续往西，约半小时，忽见通天路，便是大西洋路的起点，Storseisundet 桥。桥前北侧有停车区。停车区背靠一座小山，环山有步道。站在步道入口，看桥，恰逢天阴云低，雾霭沉沉，直觉桥入云而去，车来从天降，车去影无踪。左边，峰自云端出，右边，浪从雾里来。满眼清澈无霾，恍如梦里蓬莱。Storseisundet 桥历时八年建成，因天气原因中途停工十六次。沿步道走一圈，防风衣里，瑟瑟发抖。小山可以登。站在山顶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小岛错落，公路蜿蜒。

碧水走龙蛇，
蜿蜒绕海角；
群山远隐隐，
细浪近袅袅。

大西洋路沿途有好几个观景点。我们在西面 Haga 停了片刻，沿着 Vevang 海边小路，散落几十个白色大理石雕塑，仿古希腊廊柱遗迹，不明所以，东施效颦。

我们订的 Borg Sommerhotell。到的时候下午五点，天还很亮。晚饭前，去了小镇 Alesund。感觉时间不甚充裕，没去镇里瞎逛，只登镇边小山 Aksla and Fjellstua。边走边俯看小镇，越往高处走，越见得漂亮。我以为是想象中的 Lofoten。小镇沿着狭长的小岛，岛外有岛；远处是山，山外有山；三面环水，水外连水；水中有游轮，缓缓前行。山不惊，波不兴，天色微曛，远近灯火若影若现，景迷迷，镇悄悄。看山美，看水美，看人间烟火美。Alesund 峡湾集山、水、人间烟火，浑为一体，层层叠叠，美不胜收。神仙境地只怕不过如此。

看着眼前一切，突然想起金庸笔下的冰火岛，据说远处山中可徒步几日，不禁神往，愿能他日重游。

顶上是餐厅，没开门。另有雕塑两座，挪威诗人 Krisofer Randers 和一把刀(Kniven)。山下公园里有 Skule Waksivik 所作猫雕塑一座，猫背拱起，表情三分愤怒。下山途中，遇到一花猫，神似雕塑，对亚瑟十分友好，在他腿上蹭来蹭去，不肯走。亚瑟为之所动，跟真猫、假猫分别合影。

晚上回 Borg Sommerhotell，天尚未黑。偶然抬头，见天边有山，山上积雪。这可是七月，莫名激动。Borg Sommerhotell 是个青年旅馆，条件简陋。奔波整日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来杯热咖啡，舒服。

第三天 Rampestreken & Trollstigen (17 July)

Trollstigen 是传说中的精灵之路，计划景点之一。第三晚订在 Norddal，从 Borg Sommerhotell 转 Trollstigen 到 Norddal 有三个多小时车程，中间需要找一个地方休息。这样，我们在地图上发现了 Rampestreken。网上介绍 Rampestreken 是一个中等难度的徒步路线，单程大约一个半小时。起点处可免费停车三五辆，更多的则要停在附近停车场，收费一百克朗。

这段路开始十分低调，路面潮湿，树荫掩映，几乎无景可观。萧司令、萧夫人带队冲锋在前，我殿后。故有闲暇，偶尔从树间窥拍，如江南小镇，郁郁葱葱，依山伴水，恬然宁静。林中有时有路，有时无路，路好可拾级而上，路坏要攀树援枝。浑身冒汗，走出树林，豁然开朗。回头一看，我们惊呼，“好漂亮”。

雪落青山外，
乡居绿水前；
江平天地阔，
身在白云边。

看近处，崇山之间，窈窕秀丽的 Rauma 河，静静地流入峡湾。河两岸，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阡陌交通，分明世外桃源。看远处，峻岭之巅，银蛇蜡像，雪天一色。湾开如镜，神光云影，不啻人间仙境。

继续攀登，海拔 537 米处，来到官方观景处，Ramperstreken 观景台，一段四五十米长的悬臂。走到末端，无所遮掩，千里江山，万般美景，尽收眼底。在这里，注意到有签到簿，到此一游。

无处不是景，一众女眷欢声雀跃，拍照不停，生怕他们踏空。

往上至海拔 708 米处 Nesaksla 便是此行终点。脚下是褪去的冰川，裸露的岩石，朔风中低矮的草。对面 Trollsveggan 山峰峥嵘，让人不由想起李白笔下的天姥山——天姥连天向天横，势拔五岳掩赤城。斧铍的峭壁悬崖，连绵不绝，铁灰的颜色，坚硬的线条，云雾茫茫，苍凉肃穆。

面前女士们衣裳鲜明亮丽，笑嫣如花。

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。大喊一声，“我还回去上什么班？”

中等难度让人印象深刻，大家一致同意搭乘缆车下山。

十五分钟下仙山，
南柯梦醒到人间；
小街楼阁平常客，
群峰脚下水一湾。

精灵之路其实就是刚才山顶所见群峦叠嶂之间 63 号公路盘山路段，又称巨人天梯，十八公里长，九弯十八拐，爬升八百米。一面悬崖，一面峭壁。峭壁上有瀑布，远远看，如涓涓细流，悬天地之间。到眼前，则飞流直下，气势如虹。水幕随风飞舞，如雨落车前。驱车小心翼翼，不敢稍有差池。车内传来阵阵“看左边，看左边”，“看右边，看右边”。一弯一景，一拐一惊。稍瞥窗外，万丈深渊。

路到山巅，是瀑布源头。拦水成湖。湖傍有游客中心，玻璃建筑。湖面如镜，映苍山白雪，如寒塘鹤影。

停车场看到一破旧两厢斯柯达，顶着备胎、水箱、折叠凳。行李架一边绑着根木棍，一边挂着个牛骷髅头。车头插着自行缝制的布国旗，蓝色成了深灰，白色成了浅灰，红色蒙蒙灰，整个一块破抹布。后窗可见帐篷睡袋堆满后座。车后 Bumper 上印着 CZ, SK, H, SLO, HR, BiH, MNE, SRB, RKS, AL, MK, BG, RO, PL, LT, LV, EST, FIN, N and S。这哥们真是走遍千山万水啊，从捷克到了挪威，下站该是去瑞典吧。车牌手写 OPL 6214。

瀑布之上有观景台。站在其上，水雾升腾，瀑声隆隆。此时身在高处，再看精灵之路，从山谷迤迤而来，蜿蜒而上。想想一路上来，心惊后怕。我们顺步道，爬山坡，岩石之上，有雪、有水、有沼。

沿 63 号公路继续前行。路旁可见积雪。特地停车，踩在上面，感受了下，很是兴奋。不知这是去年的雪，还是千年的雪。

第四天 Hellesylt & Geiranger (18 July)

往南，还是 63 号公路。靠近 Geiranger 这一边就是的老鹰之路，传说常有老鹰盘旋此处。发夹型转弯有十一个之多。经历了精灵之路，驾轻就熟，毫无惊险，早早到达 Geiranger 码头，准备今日 Cruise Geirangerfjord。

我们把车停在码头。下车发现，旁边停着一台房车，一家人竟在码头露营。

多云转小雨。渡轮出发。约十多分钟后，就听到有人欢呼。船右侧是网红景点——七姐妹瀑布。悬崖千丈水七分，胖瘦婀娜各不同。对比前几日所见，颇显平凡。萧司令说七姐妹跟他一样瘦身成功。今年欧洲大旱，今日伦敦高温超四十。

过了七姐妹，
平凡更平凡；
青山两岸出，
寒水一孤船。

到了 Hellesylt，片刻乘客散尽，我们环顾左右，竟不知何所往。附近有水声，过去看，有短瀑布，可近前，水流很大。浪花翻涌，猛如万马奔腾。水雾升腾，偶有七彩霓虹。旁有废旧磨坊。Hellesylt 村很小，冷冷清清，无甚可看。唯有一家 pizza 店开张。pizza 不错，吃过便原路返回。

回来的时候，艳阳高照。歪在船尾的躺椅上甚是惬意。直到一群拍照的扰了清闲。抬头来看，此时瀑布在阳光下烁烁生辉。水幕随风飞舞，冉冉如轻纱。露出的岩石，黝黑透亮。

玩水最好有太阳，
逍遥船尾醉春光；
千尺飞流能媚客，
西池湖傍薄霓裳。

Geiranger 镇不大，在一个巧克力店吃了颗冰淇淋，打发了刻光阴。因无其它安排，Sophie 提议徒步旁边路线 Hole Hytter。我车先走，过了 Hotel Union Geiranger AS，见有宿营地，附近有停车场，风景不错，决定下车走走，等萧司令一行。下车所到，水声潺潺，于是沿溪而行。开始以为不过是普通山涧，转过弯，水流湍急，奔流而下，击石成花，动人心魄。更有 Geiranger 峡湾为背景，比 Hellesylt 瀑布好看了许多。看完回头，与 Sophie 联系，萧司令一行徒步已经开始了。

Hole Hytter 入口很隐秘，山路很小，有些滑。穿行林中。总有些怀疑是不是跟他们走的同一条路。环境陌生，天色渐晚，沿途有红色 V 标记，才未慌乱。紧追慢赶，一小时后，终于追上了他们。坐在石几上，一起俯瞰峡湾，山川静谧。不见其他人，不闻其他声。身无所往，心无所住。

假如我们流落荒岛如斯？

第五天 258 号公路 & Boyabreen Glacier (19 July)

这晚我们要住到 Hafslø, 从 Norddal 过去有四五个小时车程，中间要休息。Google 到了 258 号公路。

昨天萧司令、魏夫人错过了 Geiranger 瀑布美景，今天正好顺路，于是建议他们不妨补上。我们在入口两公里处 Gamle Strynefjellsvegen Ost 等他们。沙石路面开始，有点担心丰田混动能否顺利过关。到达约好的碰头地点，是个临时停车场，偶有车过，尘土飞扬。环顾四周，稀疏村落，颇有些进退两难。

258 号公路作为交通用途已经为更宽更快的 15 号公路取代，每年只有夏季开放。正因废弃，不修边幅。越往里越开，车越少，雪越多，天越低，山越荒，湖越静。

不是白雪皑皑茫茫无际，是苍山残雪聚冷凝辉。不是江南的踏雪寻梅，是北国无花无树的死寂萧杀。满眼雪和雪遮不住的石头，天地之间的生命仿佛只有我们。在 Ramperstreken，我们远看大地苍茫，山川肃穆，而现在我们正置身其中。有些茫然不知所措，又想放声高歌。明明自觉渺小，又有豪情顿生。世界无比清静。

混沌天地如初开，
茫茫宇宙有光来；
纵使青霜灰满面，
今身此处无尘埃。

我们在 Vassvendtjonnin 湖边停车野餐，在雪上野餐。开始幻想要是租的房车，大概可以就地扎营，取湖水烧饭，与雪山为伴，看日落日出，云卷云舒。饭后沿湖而行。湖边融雪晶莹剔透。湖傍化雪后露出的苔藓低矮灌丛五彩缤纷。我们踏雪而行，我们步石过水，我们辟草开路，我们登湖心小山。见湖面波纹散处，竟有惊鱼。又见化雪中有动物粪便，脱口而出，雪山飞狐。不过，在 63 号公路和 15 号公路交接处的停车场，我们真的见到有人挂在车窗卖狐皮。盘桓半晌，不忍离开，为未能徒步不远处的山峰而遗憾。

到了 Langevatnet 湖畔，路旁陈年积雪厚如墙，比人高。在它前面跳跃欢呼，扑在它上面，在上面签名，跟它合影。都未成年。聂博士、张小红忙个不停。

当 258 号公路汇合 15 号公路处，有步道可徒步下山，可惜我们准备不足，错过停车点。随后我们到达小镇 Stryn Kiosk，到处逛逛，我和张小红买了同款登山裤，式样看起来很挪威。

在 Bakkane, Utvik 吃了路旁小朋友卖的 Raspberry 后，3 点半到达冰川观景点 Boyabreen Glacier viewpoint。

原始冰川已经退得很远很远。白色堆砌在山崖上，深层泛蓝，表面浮黑。那是一万年的冰啊！带着岁月沧桑的颜色——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冰川下是滑落下来的冰二次堆成的小冰川，以及化冰而成的清澈湖水。湖边绿树成荫，花草成甸，那是早春的颜色。Yuran 和 Sophie 临湖起舞，那是青春的年华。

旁边有小径，爬上小山坡，踏足二次冰川，乱山脏冰，满脚泥泞。天晴日暖，我们从北而来，去冬入春。

山下层层绿，
溪边处处春；
古今多少事，
摩崖十丈冰。

晚饭在 Sogndal 的一个 Pub，Dampskipskaien Cafe，迎着夕阳，对着码头。

Hafslo 住处并不好找，55 号公路旁，高坡上。窗外的景色太好了。正对着 Hafslowatnet 湖。晴天暮色，天湛蓝，湖亦湛蓝。山幽幽，水亦幽幽。灯光点点，如繁星点点，熠熠生辉。公路绕湖，如缎带轻缠，时隐时现。湖山静谧，光影朦胧，如真似幻。

一杯热茶，斜卧沙发，神游天外。

第六天 Molden & Urnes Stave Church (20 July)

Molden 是 Lustrafjorden 峡湾旁的山峰，离 Hafslo 只有 10 分钟车程。徒步路线也标记为难度中等，心里不免比照 Rampestreken。

8 点稍过，登山起点在半山途中。天气暖和，如春回大地，回望来时山谷，一片苍翠，与昨日 258 号公路所见已如两个世界。极目远眺，才见雪山缥缈。大半小时过后，气喘吁吁，到达徒步路线中点，此时我们都已经脱去了外套，只剩 T-Shirt。

开始看见 Lustrafjorden 海湾。

海湾的妙处在重山叠水。近看山是山，水是水。山峦静而水灵动。波纹展处如草长、如花开，时刻变化。远看则山渐不是山，水渐不是水，皆与天一色，随风云变化。常言说仁者静而智者动。近看仁者智者，远看皆随时运。

海湾又如水墨山水。近处清晰，生动如尘世，远处飘渺，恍惚如灵界。

大约 10 点，我们到达顶点。乱石围中，一池清水，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。旁边石上有小草花开。Sophie 把戒指取下来与小花相衬留影。我脱了鞋袜，把脚浸在池中，水清凉而不刺骨。

昆仑山顶石，
洞庭水畔鸥；
高湖轻沐足，
不知春与秋。

上山风和日丽，下山则是暴雨狂风。早早地看到远处乌云蔽日，滚滚而来。高山顶上看风起云涌，气象万千，其势磅礴，更何况远处有云映雪山，近处有风吹海水，真是巍巍壮观。我们被这美景所吸引，即使见到旁边游人匆匆往下赶，也是心存侥幸。一路欢呼雀跃，手舞足蹈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与山、与石、与云、与水各种合影拍照，流连忘返。直到暴雨扑面而来，才拔腿狂奔。顷刻不见 Yuran 与 Sophie。山路立刻泥泞，苦了我们魏夫人。

天如春天，雨亦如春雨。走到山下，雨也停了。

吃过午饭，下午又是一场雨。我们在雨中参观了木教堂(Urenes Stave Church)。木教堂建于 1150 年，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。挪威国王 St. Olaves II 在 1015 年把基督教带到挪威，死后被天主教与东正教都承认为圣人。挪威由于木材充足，许多教堂都是木教堂。这个 Urenes Stave Church 是现存最古老的。教堂保留了很多木塑，图案独特。由于挪威基督教的主教是英国过去的，所以这些教堂大致结构像当时的英国中世界罗马式建筑，细节则是本地的 Norse 神话图案。

我们也就是看了个热闹。

第七天 Flam (21 July)

穿过 25 公里长的隧道 Lardal Tunnel，到了 Flam(弗洛姆)，春意就更浓了，完全看不见雪，绿色是嫩绿，云雾也妖娆多姿。游人也多起来了，有搭火车来的城里人，有搭游轮来的外国人，除了我们这样开车四处游荡，还有骑自行车长途跋涉来的，车上插着三角旗，驮着大大的行李袋。

挪威第二大城 Bergen 到第一大城 Oslo 在 1909 年铁路就通车了。铁路就经过 Flam 山那面的 Myrdal，离 Flam 只有 20 公里。Myrdal 海拔 864 米，而 Flam 海拔 2 米。当年詹天佑的京张铁路，坡度最大的地方是 3.68%，Flam 这条铁路最大坡度 5.5%。可以想象有多难，人挑马拉，20 个隧道，1 座桥，从 1924 年开始，到 1940 年才通车。为了降低落差，铁路是沿着从 Myrdal 下来的峡谷修建，也就是沿 Flamselvi 河。铁路依山傍水，可以想象一年四季，风物不同，更因此连通了 Sognefjord 峡湾，成了旅游热线。镇上有一个免费参观的火车博物馆(The Flam Railway Museum)记录了这一工程的艰辛，还有退休下来的火车头。

我们并没有赶这趟车。沿着 Flamselvi 河往上走，去看了瀑布 Brekkefossen。站在瀑布前，回望峡湾是最漂亮的，整个 Flam 如小家碧玉。两旁山腰往上，云雾缭绕，山色空蒙，如犹抱琵琶。山谷峡湾，晶莹透亮，一艘游轮，似画龙点睛。小河、铁路、公路曲折交错，其间田地翠绿，点缀稀疏屋舍。铁路开通前，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。

往回走，路过一个瓦厂，原来挪威如鱼鳞的屋顶，瓦片全是石板(Slate Stone)的。镇上的甜品店 Flam Bakery 是网红店，完全不记得吃了些什么。小镇因游轮停靠，有免税商场。

下午去峡湾观景台 Stegastein Viewpoint。太拥挤，不能上，只能中途倒车，暂时放弃了。

晚上我们去两天前预定好的 Kvitabui Matnaust & Galleri 吃饭。在 Lustrafjorden 峡湾边一个木码头上的一座渔屋，既是餐馆也是画廊。我们下午 6 点多到的时候，正是有夕阳斜照。木屋漆得橙黄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斑斑驳驳，木柱撑在水里，颤颤巍巍。栏杆上挂着花篮。远处蓝天白云，近处渔舟唱晚。诗情画意。要不是怕惹了其他就餐的客人，我们的摄影师们只怕会把“栏杆拍遍”。食物很漂亮，如同墙壁上的摄影作品一样。

英伦七月清凉尽，
拂河垂柳始吐青；
濛濛细雨溶溶景，
淡淡斜阳浅浅风。

第八天 Viking Valley(22 July)

从 Flam 去 Bergen，途径 Gudvangen 的维京村(Viking Valley)。

真正的维京人后裔在这里按一千年多前维京人原始方式生活着。维京村参观收费。与他地旅游项目不同的是，这些人不是在这里上班，更多的是就在这里生活。他们真的住在其中的小木屋或者帐篷里，在这里做饭、睡觉。有一位告诉我们她平时在 Oslo 上班，是维京人后裔，每年夏天来这里做几个月义工，传播他们的文化传统。他们打铁、织布、做手工艺品。我们参观他们的家。

有一个哥们儿在锤腊肉。聂博士很好奇，问那是什么。搞笑之处在于，那人说 Beacon，然后递过来一块，让她尝，“你可以跟大家 share。”聂博士看着那块黑不拉几的生腊肉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在英国餐桌上，有人问你“要点胡椒吗？”，那往往是要你递下胡椒瓶的礼貌说法。她真地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而那哥们儿以为她委婉地表示要尝尝。腊肉为什么要锤？因为太硬了。后来在 Bergen 还看到他们锤鱼干。蒸可能并不适应游牧民族。

导游带着兽皮帽子，披着兽皮袍子，腰插刀剑，拧着一把维京斧，有点甘道夫的道骨仙风。

维京人 8 世纪从挪威开始，到 11 世纪打到意大利西西里、黑海、死海，抢遍整个欧洲。诺曼底的意思就是 Norse Man 的地。维京人围了巴黎，法国皇帝就给了他们首领 Rollo 这块地。William the Conqueror 就是他的后嗣，英国王室的老祖宗。

维京人能横扫欧洲，重要凭借维京船(Viking Longboat)。导游介绍，维京人发现木板按纹路切割、保持纤维完整，多层叠起来强度大、韧性好，能抵抗海浪冲击。船细长灵活，两头对称，两旁桨手齐心协力，又不用掉头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一招先，吃遍天。

维京人武器有长剑。导游介绍，用手弹剑面，剑面会抖动，但剑身上有处保持不动，那就是剑的甜点。用这里砍目标，力气最大。长剑本征波吗？斧子既是武器又是工具。导游说，那些趁手的小斧子才是武器。大斧子都是砍柴的。在一个角落，你可以扔斧头(Axe Throwing)。我扔了三次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第三次稳稳扎在在靶墩上。弓箭看起来也很有意思，没能排上队。

染羊毛、织粗布，魔石头、做棋子，阳光下，悠闲自得。树桩上涂涂抹抹，算是诸神。战神 Odin、雷神 Thor、恶神 Loki 等等都躲在园区一角，掌握维京人的命运。

出园区的时候，在纪念品商店看到里面有个哥们做的手工艺品在出售，一个小皮质护腕标价 25 欧。他们应远不能自给自足。

随后在 Vossevangen 休息，宁静漂亮，回到城市文明。

我们 Airbnb 租住的房子在 Brattholmen，从 E39 转 555 过来，经过 Bergen 一个立交桥，有点复杂。萧司令走丢了。房子在海边，独立院落，主楼有两层，还有附属独立屋，船坞等。房东留言说这里是他们的 Dream House。边住边改进。一楼遇到丹麦家庭，一家三口，他们和房东交换住处度假。我们住二楼。

第九天 Bergen(23 July)

有点惧那个立交桥，我们搭公车去 Bergen。

Bergen 的老码头 Bryggen 是世界教科文组织文化遗址。这里曾是汉萨同盟(Hanseatic League)商业帝国的一个商站(Outpost)。汉萨同盟是 12 世纪德国北部科隆、Lubeck、汉堡和 Bremen 四个城市所形成的政经同盟。其商业网络西起伦敦，东到俄罗斯的 Novgorod，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。十七世纪在荷兰和英国的强大竞争下开始衰落。直到 1669 年解体。现在德国汉莎航空(Lufthansa)就是承袭其名。

Bryggen 在十四到十六世纪是汉萨同盟主要商站之一，主要买卖鱼干或者干鱼。在 Bryggens Musum 外有条大干鱼，让你锤着玩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吃上一片。这种商站有点半殖民地性质，房子临港、临街是商号，后面是仓库，楼上是住宿。房屋布局紧凑。因为怕泄露商业机密，都是德国本土来的劳工。老板并不住这里，他们住在汉堡、Lubeck。十几岁的德国青年，没钱上学，来这里打工，希望学门手艺。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成为老板，拥有一间临港的商号。房屋最后是一片菜地，他们自己种菜，不与本地人交往。劳工都是男性，禁止与本地姑娘约会，如有犯规，送回本土。想想有点象现在那些援非的那些中国公司。

Bryggen 都是木房子，容易着火。历史上有过多次大火，每次烧完按原样重建。现在的样子脱胎于 1702 年的一场大火。但最后一场大火却是 1955 年。由于战后德国的敏感性，没人碰这块地，也使得很多更古老的遗迹得以保留，并获得挖掘。1960 年代才开始重建。1979 年和木教堂同时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后，才大动干戈，恢复成现在的样子。给我们讲解的是一名来自德国大学生，她在这做暑期实习。

Bryggen 六十几栋木房子紧凑排列，组成中世纪北欧风格的街道。远看颜色鲜明亮丽，与港口来来往往的船只、来来往往的游客一样热闹。临街小店多卖一些旅游纪念品。

午餐是在鱼市场吃的。第一次吃到鲸鱼肉，如同牛肉，可以要几分熟。服务生是台湾人。在他的热情介绍下，我们还买了一些各色挪威鱼子酱。

爬上东面的 Floyen 可以俯瞰全城。

回来时候在 Byparken 广场候车，碰到当地泰国人庆祝节日，散发东南亚的盒饭味。

昨天在房间里看到房东留言，说可以用他的船钓鱼。念念不忘。回家后八点来钟，跟楼下丹麦哥们商量后，我和萧司令去钓鱼。我对渔船(摩托艇)更很感兴趣。有点雨，风不小，上穿防风衣，下穿着拖鞋。我俩在寒风中，随浪漂着，冻得有点发抖。海很深很深。萧司令第一次钓鱼，兴致很高。天遂人愿，萧司令钓到一条鳕鱼、一条马鲛鱼。我们十点回来，丹麦哥们还在等我们，估计怕我们船出事。船在高速情况下很好操控。快靠岸时，速度很低，随浪漂浮，很难控制，我有点慌，丹麦哥们一把抓过船缆。

看到我们钓到鱼，大家都很高兴。

闹市啖鲸肉，
深湾钓海鱼；
街边闻故事，
盎盎兴未除。

第十天 Bergen to Stavanger(24 July)

萧司令早爬起来把昨天钓到的鱼做了早餐，味道不错。

天阴天雨，全天开车。

第十一天 Preiketolen (25 July)

吕瑟峡湾旁边有块 600 米高、平台 600 平方米的大石头——布道石。旅游热点，游客很多，设施齐全。跟着前面人的脚后跟不停的走，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布道石。

悬崖如刀削，远看很是恐怖。走在上面倒还好。大家都在那里摆各种姿势拍照。想显示一下自己无所畏惧？萧司令家一个接一个，坐到悬崖边，把脚悬空晃着，看着那是胆颤心惊。

吕瑟峡湾看起来，与其它峡湾并无不同。除了拍照好像也无其它事可做。吃过自带午餐，天开始下雨，我们返回。

Sophie 参加过 Duke of Edinburgh(DoE) 金牌营的训练，徒步路线都由她安排。我们的下山路线于是有了一段 Off-Road。那段路只有我们 8 人。问题是，雨越来越大。有那么一段，深一脚、浅一脚非常狼狈。回到住处，发现屋里有干鞋器，幸亏。

第十二天 Stavanger (26 July)

北海临近挪威海域有一条深达 700 米的海沟，挪威大陆架终止于陆地。愚蠢的英国人竟然同意按中线瓜分北海。1964 年北海按 Voronoi 图被西欧各国分割，挪威得到的领海跟挪威南部陆地一样大。挪威迅速把北海(北纬 62 度以下)分成 36 个区，每区 12 块出售油气勘探权。挪威 1958 年开始勘探石油，1966 年钻第一口井。钻了 200 多口井后。1969 年第 2 区第 4 块，油气喷涌而出。圣诞节，菲利普公司(康菲公司前身)老板电告挪威工业部——我们有了油田(Ekofisk)，储量 30 亿桶。1971 年挪威成立 Statoil 公司，代表挪威分享石油带来的财富(分走了 Ekofisk 50%的股份)，总部就在 Stavanger。我们参观的石油博物馆就是 Statoil 资助的。Stavanger 是挪威的大庆。1971 年发现了 Frigg 气田，在英国的边界线处，顶峰时期供应英国 1/3 的天然气。1973 年发现 Statfjord 油田，挪威正式晋身世界石油出口大国。挪威的油气远远不断的运往德国、英国，直到 1981 年才跨过深海沟到达挪威本土。1987 年 Statfjord 的高峰石油日产量相当于整个墨西哥湾日产量。后来 1993 年在北纬 62 度以上区域壳牌发现了 Draugen 油田。1996 年 Bergen 外海欧洲最大的气田 Troll 开始供气欧洲。2018 年 Statoil 这个挪威最大的公司，改名 Equinor，试图洗绿。挪威如共产主义般的美好，毫无疑问跟中东一样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上。

当然除了故事，石油博物馆还展示了 N 多的技术设施，各种钻头，油气平台，水下储油储气罐。

挪威在发现石油之前，打鱼为生。今天当然仍然是全世界第三大海产品出口国。在 Stavanger 的鱼罐头博物馆(Canning Museum)，可以参观一下他们熏干小鱼做成罐头的工艺过程。还可以偷一片尝尝。据说 2002 年在南极发现一盒 1908 年的沙丁鱼罐头，打开还可以吃！

常叹他乡好，
经年未有忧；

饱暖终日月，
原来都是油。

第十三天 奇迹石 Kjeragbolten (27July)

我们家徒步“臭名昭著”，偶有累坏同行。按照 DoE 金牌营学员的说法，网上徒步路线难度标准完全匹配我们家的能力。奇迹石(Kjeragbolten)步行路线 12 公里，往返 6-8 小时，网上表明难度 Strenuous，萧司令率先撤回英国去了。带着余下四人，心里不免打鼓。

奇迹石在吕瑟湾的东南面(布道石在同一峡湾的西北面)。起点在地图上标为 Kjerag Café 的地方。挪威少有几个停车场收费，这是其中之一。都是奔着登奇迹石而来。我们下车遇到了自德国自驾而来的一家三口。他们刚登过恶魔之舌(Trolltunga)。小男孩斗志昂扬。小男孩妈妈提醒我们是否准备有手套。

人不少，沿途有红色 T 形标记，几乎没有迷路的可能。徒步开始就是一石坡。一条铁索钉在岩石里。可以攀铁索而上。运气不错，天气很好，石头干燥。没有手套，不如爬石头来得安稳。挪威的登山线路尽量少的人工设施。布道石掉下去过游客，也没见有栏杆。站在铁索外，Kjerag 石头上，一米处常常就是悬崖。如果下雨或下雪.....

常说爬山，往往是步行登山而已。Kjerag 配得上“爬”这个字，从一开始，你不得不手脚并用。Kjerag 的风景大概在爬里面了，偶尔回头，深山沟壑，满眼石头，灰色灰绿色，星星点点的鲜艳都来自登山游客靓丽的防风衣。好处在于遍山石头，想坐哪块休息都行。无聊的登山客到处累石成堆。这种缺乏长期稳定性的存在大概是最简单的文明遗迹。

爬过一座山，来到一条沟，有溪流清澈。又爬一座山，又是一条沟，同样有溪流清澈。当爬上第三座山的时候，那就是 Kjerag 海拔一千米的峰顶。耗时两小时四十五分，不敢相信已经到了 Kjeragbolten。

奇迹石是一块夹在峡湾边两块石壁中间的一个小石头。通向它的路就是两个石壁间的狭缝，它在狭缝的最外端，靠峡湾。在同一水平高度接近它，其貌不扬。大家站在狭缝边，拍站在石头上的人。狭缝边也是悬崖边，石头上就是悬崖上。不低头不想它，好像也就那么回事。低头一看，万丈深渊，云雾缭绕，深不见底。

我在狭缝处拍照，看他们依次排队爬上那块石头。如果不敢大胆跨过去，而是爬过去，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面对更多的恐惧。几乎可以看到张小红的腿在抖，看到她战胜恐惧的努力。当她最终直起身站起来的时候，拍照的这边有人忍不住感叹，“She is really brave!”

换 Sophie 来拍照，我去爬石头。左边石壁转角处有条小小的路，通往奇迹石。石壁上钉了一个小小的铁环，可以用一根手指抠住。要是没有这个小小的铁环，只怕要难百倍。常常好奇人类拍照的习惯。为什么会要爬在一棵树上拍照，为什么要跟一块石头合影，不是很怪异吗？不清楚这个问题，我对奇迹石拍照好像也没什么兴趣。匆匆跳了上去，跳了下来。跳下来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，哇瑟！

我是山巅一石头，
补天填海未入流；
逍遥尘世经风雨，
不负春光不负秋。

回程就轻车熟路了。

我们订的住宿是个在 Fidjeland 附近的 Cabin，在一个山里。停车场离住处有好几百米。Google 地图也找不到具体位置。好歹手机还有信号。

第十四天 Florli (28 July)

Florli 是吕瑟湾旁边居民点，没有通公路，靠每天四趟轮渡与外界联系。我们从 Lyseboth 过去，只有 5 点半的一班轮渡合适。已经有 N 年没有早上 4 点起床了！去 Lyseboth 要经过昨天 Kjerag Café 那个停车点。从 Kjerage Café 到 Lyseboth，6 公里公路距离下降海拔 640 米，旋旋转转比精灵之路、老鹰之路有过之而

无不及。早上五点开过来，不少房车路边扎营。五点一刻到码头，太阳已经出来，天空湛蓝，湖水如镜，阳光洒在码头上，一切都很阳光。

去 Florli 的路上，可以从峡湾回望奇迹石。极目之处，奇迹石若隐若现。下船才是 6 点。1918 年建成 Florli 水电站发电供 Stavanger 使用。有两条引水管从山顶到山下引水，沿着引水管留下了一个缆车道和 4444 级木台阶。现在水电站已经不再使用，缆车也没了，留下全世界最长的木台阶，成为峡湾一景。台阶旁有栏杆或铁链供攀扶。木台阶从 1 开始编号。刚刚开始还有心回头看看。走过一千级，步履蹒跚。走过两千级，万念俱灰。之后我放弃紧跟 Sophie 的策略，每三十级休息五秒，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。过了三千级，发现前途一下光明，因为后面的阶梯突然变得平缓起来。后面三百级更有凑数之嫌。仅耗时一小时三十分，与 Sophie 率先到达峰顶。峰顶是一湖，早到的一群 Teenager 有人在游泳。

吃了带的一个三明治，该算作早饭吧。

过了大半个小时，张小红也上来了。十二分佩服她的勇气与毅力。

下山的路是另一条。事先读介绍，都只谈台阶。事实上上下山路并不比沿台阶上更容易。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，要攀岩而下。在一处岩石上，看到似乎是血迹，更加提醒大家小心。

路上有小队年轻人跟上来超过我们。看他们中的一个边走边在路旁灌木丛中，不停的采摘。细细一看很多小小野果，漫山遍野都是。我于是也采了一些，放在背包里。过了一会，又见到一个女人在摘，问她是不是可以吃。答曰是 Blueberry。哇，漫山遍野的蓝莓！我放了一些到嘴里，确实是蓝莓，比商店的更小颗，更酸，味道不错。于是余下的路，我们边走边摘边吃，满手都是汁液。这时才意识到，原来岩石看到的“血迹”其实是蓝莓汁。

张小红命名这条下山之路为“蓝莓之路”。

回到住处还很早。吃过饭、洗过澡，正是夕阳西下。

屋外的草甸泛着金光。两位摄影师，是二十岁的姑娘们，在阳光下奔跑，头发随风飞舞。夕阳醉了！

真正二十岁的姑娘，则一脸严肃，举着相机。

浣溪沙

前辈修梯在眼前，
不登高处不心甘。
上方云雾住神仙。
步履蹒跚常自励，
身前身后勉为难。
山下蓝莓雨后甜。

第十五天 Dalsnuten (29 July)

早上四五点 Sophie 说要去拍晨雾。两位摄影师也兴致勃勃。我继续睡大觉。后来看她们照片，薄雾在湖面升起，如轻纱蒙湖边村落。想起 N 年前看过的东江雾。记得有写两句，东江雾起千重白，西山瀑落一身凉。

Dalsnuten 在 Stavanger 机场附近。27 日萧司令撤回去之前，聊过此处，不知道他们是否到此一游。当我们达到 Dalsnuten，在签名簿上签到时，我哈哈一笑，留言“萧弋你没来了。”然后往前细翻 27 日签名，赫然见到萧司令签名。我只好“痛苦”地把“没”字给涂掉了。

站在 Dalsnuten 山顶，碧空如洗，清风徐来，海鸥翱翔。俯瞰 Stavanger，城市错落有致。江山如此多娇！人生多少事，悠悠！